



20879323

【美】阿瑟·施莱辛格 著 李海林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tendhal
CHRONIQUES ITALIENNES

本书根据 Paris Le Divan 1929 年版译出

意大利遗事

〔法〕司汤达著

李健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44,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8,500册

书号：10188·305 定价：(六)1.25元

引 言

司汤达的真名实姓是亨利·贝尔，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去世。他生在法兰西东南靠近意大利的一个重要省会格勒诺布尔。虽然有四十多年活在十九世纪，虽然参加浪漫主义运动，而且在法兰西是最早、最激烈的战斗员^①，但是他的基本精神，却属于十八世纪战斗的唯物论的文学传统。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的大师们，才是他的真正师承。

他曾经告诉一位英吉利朋友：

“世上只有两种真正科学：

“一：认识人们行动的动机的科学。你一认识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你就能设法促使他们完成结局对你幸福^②的行动。在一八二二年，人们谈起他们行动的真正动机，几乎是永远在撒谎。对于一个年轻人最有用的科学、证明他在二十岁上最有才情的科学，就是戳破这类谎话的科学。真正的政治只是使甲先生不在象害乙先生的行动之上建立他的行动的方法而已。有一本书，题目应当是：发现人们行动的真正动机的方法。这本书就是爱尔维修的《精神论》。

“二：第二种有用的科学，就是逻辑，或者是我们走向幸福而

不发生错误的方法。”

这第二本书，他告诉他的朋友，就是德·特拉西的《观念学》^②。

对于司汤达，追求快乐是人生终极的目的，同时，也是可以追求到的。他从他的唯物观点出发，认为宇宙不是一个谜，只要我们肯去认识，而又掌握得住认识的科学或者方法，永远尊重事实，真理或者幸福在最后是可以找得到的。他说：“彻底认识人，正确批判事物，这样，就是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③有这种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做他的依据，司汤达的思想，无论是表现在生活上的，或者是著述上的，显然就具备着高度进步的倾向。这是他和他的同代作家最不相同的一点：他从写作生涯一开始，就是挑衅的、战斗的。活着比他声誉高，然而比他年轻的大作家，例如雨果，一开始是保王党、天主教徒，同时在写作的风格上是描写的、抒情的；又如巴尔扎克，虽然对司汤达曾经表示衷心的钦佩，然而却是右倾的，在政治思想上反而不如雨果能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司汤达在小说家之外，还是批评家、游记家、自传家，然而即使是写游记，他也从来不是描写的；即使是写自传，他也从来不是抒情的；显然他是那样敏感，而且感情那样容易激动。他不仅是敢于在他的游记或者小说中攻击教会、教皇本人，而且还在教皇辖地，即使分析自己，他也永远是坦白从事、决不客气^④。

① 司汤达在一八二三年发表《拉辛与莎士比亚》小册子，受到学院派的攻击，他在一八二五年发表第二个小册子，加以反击。这时候，浪漫主义在法兰西还没有成为运动。

② 一八二二年六月十日，与苏东·夏尔普书。

③ 一八〇一年十二月十日，司汤达的《日记》。

④ 梅里美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坦白是贝尔性格的特征之一。没有人比他更忠诚，作事更可靠的了。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文人，在批评上更直率，而又勇于接受朋友的批评的。”

他的爱憎是分明的。高尔基很早就肯定了他的倾向性：“我读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在学会了憎恨许多东西之后，他那沉静的语言、怀疑的嘲笑，大大地坚定了我的憎恨。”^①

司汤达活着的时候，在文学事业和在社会活动上，都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重视。他活在一个和他格格不入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复辟的王朝，在文学上是浪漫主义的反动势力和革命势力并驾齐驱的时代。列宁曾经这样肯定十八世纪末叶法兰西唯物主义者的战斗作用并指出：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法兰西发生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机关与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时期，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的学说，仇视迷信和虚伪习气等等。因此，民主派的仇敌就极力企图‘驳倒’、摧毁、诬蔑唯物主义，而拥护那些归根到底总是辩护宗教或维持宗教的哲学唯心主义派别。”^②

我们可以想见，到了十九世纪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民主派的仇敌”变本加厉，何等猖狂。夏多勃里昂用富丽的词句歌颂天主和神秘，在罗马做大使；德·麦斯特，在更远的莫斯科做大使，发表极端荒谬的言论，要全世界统一在一个教皇之下、一个国王之下，而且“无论如何，不应协助将知识普及于下层人民。”^③司汤达拒绝看夏多勃里昂的杰作《阿达拉》^④，预言到一九一三

① 高尔基的《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引自《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本。

②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引自《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中文译本。

③ 参阅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引自人民出版社的中文译本。

④ 一八〇一年六月十七日，司汤达的《日记》。

年,就要没有人读他的书^①。至于德·麦斯特,司汤达干脆骂他是坏蛋,不然也是懦夫,从第一页起就在撒谎。^②然而象司汤达这样一个在巴黎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苟全性命于意大利的小领事,除去忿懣、郁怒,实际上是孤独无力的。他给我们留下十四篇遗嘱,这就是说,他当时起过十四回自杀的念头。一八二八年四篇,一八三二年两篇,一八三四年一篇,一八三五年四篇,一八三六年、一八三七年和一八四〇年各一篇。尽管绝望,他没有自杀。他永远和唯我主义者的“我”斗争着。他永远在和丑恶的现实、在和造成这个现实的不合理的制度战斗着。在他几次想到自杀的这些寂寞、悠长的岁月里,他写着他的杰作,他发表了他部分的写作,不多的读者在读他,最后,他得到了巴尔扎克的赞扬,说他是“观念文学最卓越的大师之一”^③,他写信给巴尔扎克表示感谢,说:“我梦想在一八六〇年或者一八八〇年左右,我也许要得到若干成功。”他对自己的期许;和他某些其他预言一样,历史证明他不但不狂妄,反而完全正确。他深信未来属于他,属于《高老头》的伟大作者,而不属于那些洋洋得意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一种不屈不挠、乐观而清醒的战斗精神是他的生命的原动力。

在“仇恨迷信和虚伪习气”上,司汤达比前辈伏尔泰走得远多了。他的年轻要好朋友梅里美回忆他道:“我从来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得来他的见解,谈起一个问题来,他不幸几几乎和每

① 司汤达常常喜欢说些预言,奇怪的是,往往灵验。在政治上,他曾经预言,拿破仑的帝国要在法兰西再来一回,意大利要在一八四八年左右发生革命。最灵验的是他对于自己的文学事业的预言,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了,因为他公开写在给巴尔扎克的信中。这很可能都是正确分析事物、实际掌握辩证法的结果。

② 参阅德莱克吕日的《六十年回忆录》,或者汝尔达的《见过司汤达的人们说起的司汤达》。

③ 巴尔扎克的《贝尔先生》,引自《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看法相左。”他的一个格言就是永远不饶恕谎话。在《红与黑》正文开始之前，他放一句丹东的话：“真理、严格的真理，”说明全书的意图。对于司汤达，“道德，就是增加幸福；罪恶，就是增加祸害。此外一切，只是虚伪或者资产阶级的愚妄。应当永远抓住机会教育青年。”^①他自己出身于外省的一个绅士家庭，但是他“对一切有关资产阶级的事情，具有最深沉和最不掩饰的蔑视。”^②在《红与黑》里，尤其是在另一部遗著《吕西安·娄凡》里，他对外省和巴黎的资本家做了毫不容情的告发式的批评。

他更猛烈的鞭挞是在宗教和封建制度方面。一时他说：“我以为罗马天主教是一切罪恶的源泉；”^③一时又说：“贵族和神甫，是一切文明的大敌。”^④梅里美记述道：“他从来不能相信世上有真正信徒：一个神甫和一个保王党对他永远是伪君子，”^⑤在另一个地方，更确定道：“他是一个极不信教的人，一个病入膏肓的唯物主义者，或者，说正确些，上帝本人的仇敌……他否认上帝，可是恨起他来，就象恨一个主子一样。”我们晓得，说到最后，伏尔泰是一个泛神论者，而司汤达根本把上帝当做他的仇敌。德莱克吕日记录他这方面的议论道：“就算有一个上帝吧，可是哪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过上帝是善良的啊？什么！你希望我爱戴一个创造鼠疫和疥疮的上帝？为了叫我受罪，一步给我来一个陷阱的上帝？叫我生下来就害病，这是怎么样的上帝？”为什么德·麦斯特是坏蛋？因为“他做的正是所有叫化子神甫做的。他们拿空

①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一日，与友人书。

② 德莱克吕日的《回忆录》。

③ 引自司汤达的《意大利拾遗》中的《旅客与妇女》。

④ 一八一八年四月十四日，与友人书。

⑤ 梅里美的匿名小册子《H. B.》。他的别的话，不再加注解的，全引自他的《回忆录》。

洞的观念代替事实，因为事实不象观念那样讨人喜欢。事实是可以测、可以量、可以证明的！”高尔基在《底层》中所痛恨于香客路卡的，正也是因为他专拿谎话安慰人或者哄骗人。

所以，就在夏多勃里昂歌颂天主的伟大的慈悲和织绘中世纪修道院的假想的静修生活的时候，司汤达把圣母的无灵和地狱一样戕害青年心灵的修道院摊给人看。在这一点上，《意大利遗事》^①有着它的特殊的反抗的意义。它的尖锐的斗争意义就在于它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象司汤达自己说起的，他爱过这些真实的贵族家庭历史的记述，是因为这里打上了“司法的铁掌”的铭记，而且在受害人“死后不几天写出来”，血还是热的，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伪造历史之流，如夏多勃里昂的最好的回答。在这些真实故事里，受难的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膜拜的圣母和圣者，而是被它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制度所“压坏了”的呼唤无门的男女。高尔基在这上面把他最深刻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熟悉好几千本描写秘密的与流血的罪行的小说。然而我阅读司汤达的《意大利遗事》的时候，我又一次不能了解，这种

① 《意大利遗事》不是他亲手编订的短篇集。由于编订者取舍不同，篇目往往因人而异。中文译本根据的是亨利·马尔蒂诺先生的勒·狄望版本（一九二九年）。《法尼娜·法尼尼》是最早的一篇，一八二九年在《巴黎杂志》发表，取材于当代生活。取材于十八世纪的两篇遗作，一篇是《圣·方济各在里帕教堂》，一八五三年问世；另一篇是没有完成的《苏奥拉·斯科拉斯蒂卡》，这是他的绝笔，先一天他还在写它的小序，几小时后，他就倒在街头中风死了。它和世人见面迟到一九二一年。这三篇的时代背景显然不属于十六世纪，但是人物仍然继承着它的敢作敢为的传统，所以编订者就把它们收入《意大利遗事》。除去《堰之适以杀之》是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之外，其他全是司汤达生前发表的作品。《维托里亚·阿科朗博尼》在一八三七年三月发表，《泰奇一家人》在同年七月，《帕里亚诺公爵夫人》在一八三八年发表。最后也是最长的一篇是《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在一八三九年问世。

事怎么做得出来呢？这个人所描写的本是残酷无情的人、复仇的凶手，可是我读他的小说，好象是读《圣者列传》，或者听《圣母的梦》——一部关于她在地狱中看到人们遭受的《苦难的旅途》的故事。”

统治阶级，无论是在巴黎、维也纳或者罗马，当然是讨厌这种翻旧账的作家的。年轻时候，屠格涅夫游览罗马，请司汤达给他做了三天向导，当时写信给朋友道：“这位聪明的法兰西人，是最好的向导：他对古代罗马和现代罗马同样熟悉，而且在我面前高谈阔论着。由于他，我晓得了罗马一个大概 *Ansichten*，它的内部情形，它的实际政策。他说的真话同调和这些真话的漂亮话，反而使这里人不喜欢他，不过，就我看来，实际上对的是他。”① 法兰西政府把他派在意大利一个小港口做领事，赏他饭吃，主要是欣赏他已经“一半意大利化”了，大使馆利用他做做参考而已，其实是没有人喜欢他的。② 教皇的警察一直在暗里尾随他，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帝国政府干脆就不许他逗留。他在意大利写一封信几乎换一个笔名。很可能他是世上用笔名最多的人了，已经晓得了的就有一百七八十个。然而他不要沉默。他的表弟高隆回忆他道：正相反，他有勇气坚持、维护他的见解，反对任何人。③

他热爱意大利。作为一个军人，他曾经在十七岁上随着总裁时代的法兰西大军，“通过最困难的白雪皑皑的圣·倍尔拿山隘，通过谁都没有料到的地方，迅雷不及掩耳地突进意大利北

① 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屠格涅夫与维阿仁斯基书，见于汝尔达的辑录。

② 斯帕什的《回忆录》，见于汝尔达的辑录。

③ 高隆，司汤达最忠心的朋友，一八五五年全集（并不完全）的编订者，他的司汤达的《行传》是研究司汤达的主要资料之一。

部。”^① 帝国崩溃以后，他到米兰住了七年，直到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二一年，意大利发生革命，奥地利警察认为他言行可疑，不许他继续居住为止。他在这里接触到烧炭党的革命活动，他在《法尼娜·法尼尼》这篇小说里，刻画了这样一个献身于资产阶级祖国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看到他喜欢的歌剧，体会到他讴歌的激情·爱，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各方面所表现的力量。作为契维塔韦基亚的领事，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他寂寞的晚年。他死在巴黎，墓碑是用意大利文立的，上面写着：“米兰人，活、写、爱，膜拜契马洛萨·莫扎尔和莎士比亚。”他的全部感情生活用这寥寥几个字表现无遗了。

然而他爱他的祖国——法兰西。在大革命时代，人民阵线曾经出现了一些真正英雄，到了帝国时代，安于逸乐的将军们贪生怕死，真正英雄只有到广大的士兵队伍里面寻找。紧接着就是一个更坏的时期，波旁王朝在外国人卵翼之下回到巴黎又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红与黑》的时代，主人公于连就是这样一个虚糜人力，前途黯淡的时期产生的。红——军人；黑——教士。可是来到一八三〇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于连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力无用处的时代。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八三〇年的法兰西是一个辱没法兰西大革命，不配称为大国的祖国。一八四〇年的法兰西政府接受了《伦敦条约》，放弃支持埃及的一贯政策。领事馆一个属员后来写信告诉高隆说，司汤达就是从这时起才坚决在遗嘱上把自己叫做米兰人的：“把自己叫做法兰西人，我现在害臊。”^② 除非到下层找去，否则，力量

① 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一四一页（人民出版社）。

② 布奇与高隆书，见于汝尔达的辑录。

在法兰西是看不见的。

于是，一八三四年前后，他在意大利见到一批旧写本，讲的全是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家庭的变故。他感到极大兴趣，花钱陆续誊了十四本，认为这些逸事可以补充十六、十七世纪正史的不足：“正是这些风俗，产生出了许多拉菲尔和米开朗琪罗。”这些大艺术家不是教皇或者霸主谁某奖掖出来的，“不是什么学院和美术学校在今天可以再生出来的。”^①而是整个时代和社会发展在这一个阶段的自然应有的收获。他看出这些逸事可以写成“攻击教士的方式”。这是他为《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规定好了的政治任务。^②

而更结合着他深沉的喜爱的，是通过这些杀人流血的上等社会的阶级成见，暴露出了人性本身所含的力量。这里贯串着最原始、最基本、最粗野的反抗情绪：不甘于被教会和封建制度牺牲而终于被牺牲了的青年男女的力量的某种突出的表现。^③

也正是这种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通过司汤达对于现实的分析和想象的具体的活跃，使读者感到的不是干巴巴的教训，而是综合性的诗意。十八世纪的唯物论是机械的，但是当司汤达深入生活而又反映生活的时候，他没有割离了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单纯地、生理地加以观察和分析。他的人物有思想、心灵全部活动的思想；有行动，猛烈过于传奇小说的行动；而一切归总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存在，这正是他的心理小说的特征。心理分

①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与勒法法色尔书。

② 写在司汤达收藏的写本上，见于《意大利遗事》编订者亨利·马尔蒂诺的引言。

③ 司汤达说：“自从十五世纪以来，可憎的专制政体沉沉压在意大利人民身上，仅仅给他们留下一个品德：力量。这种品质往往具有罪恶的面貌……”（《意大利拾遗》中的《英吉利人在罗马》）

析在法兰西文学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但是,属于这个传统的作品,往往孤立人物,陷于独白式的剖析,如果令人感到细致,却也往往令人感到单调。司汤达在法兰西游历的时候,有一个外省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摆出严肃的模样回答:人心的观察者”,那个外省人几乎吓晕了过去,以为他在暗示他是警察局的情报员。^① 司汤达在观察,但是,他到活的社会观察人心,而不是把人心提到案板上,象割死鱼一样在解剖。

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有政治倾向的现实主义精神,象他对自己的作品所作的预言或者估计一样,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起了巨大的良好作用。他活着的时候,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在文学上还不存在,然而谈到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没有一个人不首先上溯到司汤达。而且,在许多地方,他比若干后人健康,他没有陷到病态分析的泥坑,也没有挂起纯客观的胆怯的免战牌。托尔斯泰告诉巴黎记者:“我再说一遍,就我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我的第一个师傅就是司汤达。”^② 因为他第一个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处理战争。

司汤达属于文学的光辉的战斗传统。属于这个传统的伟大的名字,在法兰西有拉伯雷、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司汤达是他们中间的一位。

李 健 吾

① 这有趣的故事见于梅里美的《回忆录》。

② 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时代》记者访问托尔斯泰的谈话,见于麦里阿的《司汤达与解释他的人们》。战争场面见于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第二章到第五章,关于滑铁卢大战的尾声。托尔斯泰从这里学到了写《战争与和平》的战争场面。司汤达的战争场面也让巴尔扎克迟迟动笔而终于停止动笔。

序^①

一三五〇年前后^②，由于佩特拉拉克的提倡，古代写本在意大利风行一时^③，影响所及，当代写本也有人保存了；这发生在法兰西上流人当中有人把能读能写看成丢脸事情的世纪^④。意大利图书馆能在一八三九年藏有那样多的珍本书籍，就是这个缘故。请注意，意大利当时极为走运，分裂成了许多小国，各国的领袖又很聪明，威尼斯驻佛罗伦萨的大使取笑佛罗伦萨政府的设施，也正如同美第奇一姓驻威尼斯的大使讥笑执政官的措置^⑤一样。

拿破仑的胜利给了意大利人一个几年寿命的祖国^⑥，他们兴奋了一阵子，接着两院在法兰西就马马虎虎成立了^⑦，于是从这时候起，出了一件怪事，特别是自从全意大利不分昼夜研究梯也尔先生的《法兰西大革命史》^⑧以来，意大利那些合法的君主^⑨，认为翻阅档案对他们非常有害，就不允许翻阅了。请你们注意，一五〇〇年的政治理论是完全可笑的；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发明由应该缴纳捐税的人们的代表投票赞成通过捐税，尤其是，这些君主认为一切良好政策，都应该从神明的柏拉图的作品中找到，可是这些作品当时译得相当的坏^⑩。不过，这时代的人们自然还有当时不拿孟地永奖金作为目标的学院人物^⑪的作家

们,他们又都充满了非常力量^②;在新近以压制共和国而闻名的霸主的监视之下,他们知道什么是小城市生活。

所以,人们今天能在意大利得到保护,钻进档案,必须找寻的不是一些寻常的理论,而完全是若干有米开朗琪罗的诗句意味的崇高诗句^③,和若干特别照亮人心深处的事实。因为最古怪和最无耻的政府有这一点好处:提供了若干关于人心的知识。这你在年轻的美洲找不到,因为激情在那边差不多全部集中到金

-
- ① 这篇序是编订者根据司汤达的手稿拼成的。作者在三个时期,分写在他私人收藏的三份意大利的写本上面。编订者虽说如今用序这个字把三篇残稿归在一起,放在《意大利遗事》正文之前;可作者本意,却是为介绍写本本身而写的。不过,作为序看,编订者未尝没有道理,因为它相当说明了司汤达的作品的精神和特征,对读者是有帮助的。
- ② 这个断片没有写明日期,在一七九号写本的开端。(编订者)
- ③ 佩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先驱者之一,第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曾经尽他的经济能力,收购古代写本,或者誊抄一份副本。
- ④ 这里所谓“上流人”指封建贵族而言。某一个批评家曾经说:“英吉利贵族还是一身粗鄙的乡下气,法兰西贵族还认为能读能写算不了一个有活动能力的人的什么本事,就在这时候,意大利贵族却已经倾全力来吸收各种学问了。”
- ⑤ 执政官的字义是“公爵”,最初是世袭性质,后来贵族专政,改由议会推选,负“十人委员会”的行政责任。威尼斯当时是寡头政治的共和国,虽然行政领袖一直保持着执政官称号。
- ⑥ 一七九六年,法兰西共和国派遣拿破仑进军意大利,把奥地利的军队从意大利北部赶走,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京城是米兰,拿破仑做皇帝之后,又改成王国,拿破仑帝国崩溃,它也就结束了。在这十几年里面,民族革命和祖国统一的意识开始在意大利撒下了种子。
- ⑦ 拿破仑帝国崩溃之后,路易十八回到巴黎做国王,很快就“马马虎虎”成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等于贵族院;众议员的选举人和候选人都要缴纳一定的金额,所以众议院等于富人院。
- ⑧ 梯也尔(1797—1877),法兰西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晚年成了摧毁巴黎公社的主脑人。一八二七年,他写了一部并不正确的《法兰西大革命史》,一八三〇年后,混入政界,当了部长、总理。
- ⑨ 这些“合法的君主”不许人民翻阅档案,因为他们害怕人民知道他们只是

元崇拜上了。

我要是能被意大利政府看成一位有文化而无伤于人的学者^⑭，寻找的只是一些希腊写本，许我翻阅档案，我最感兴趣的怕就是主教们收藏的法庭档案了。他们的权势只有在我们今天，面对拿破仑这颗星宿，才黯淡下来。^⑮

我^⑯承认我对新荷兰^⑰和锡兰岛居民思想和行动方式一

篡夺、盗窃各共和国的霸主的后裔。

⑭ “神明的柏拉图”这个称呼是从佩特拉拉克用起来的。一四七七年，佛罗伦萨的费齐诺译出柏拉图的全部作品。

⑮ “学院”指以编撰字典为主要职责的法兰西学院（一六三四年成立）而言。司汤达一八二四年与友人书：“这著名的学院，在路易十四的手心就是一种反对新自由的武器。”

孟地永（1733—1820），法兰西一个有钱的阔人，在遗嘱中指定用他遗产一部分的利息由学院办理三种奖金，其中之一是“道德奖金”。

⑯ 司汤达在他的《罗马、那不勒斯与佛罗伦萨》里写道：“我爱力量；在我所爱的力量里面，一只蚂蚁能象一只象表现的一样多。”

⑰ 米开朗琪罗不仅是尽人皆知的世界最大的艺术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真挚的抒情诗人。他曾经为追求理想感到无限的痛苦。

⑱ 意大利的统治者（奥地利帝国政府和罗马教皇政府）始终厌恶司汤达，把他看成“一个不信教、闹革命的人，仇视正统与任何正规政府”。意大利拒绝他在帝国政府势力范围以内做领事，法兰西政府不得不改派他到教皇治下去做一个冷清的港口的领事，教皇因为没有武力做拒绝的后盾，只得默认了，但是，“继续加以有礼貌的监视（《教皇公安机关的报告书》）”。

⑲ 一八〇一年，拿破仑和教皇庇护七世订约，同意在法兰西恢复天主教，但是要求全部主教由他任命，不得由教皇指派。一八〇四年，教皇来到巴黎，为他加冕做皇帝。但是，一言不合，拿破仑就占领罗马，把教皇移到法兰西囚禁起来。

⑳ 这第二个断片有日期地点：罗马，卡法里耶里府，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写在一七一号写本的上端。司汤达在这里还添了一个小注：“给少数幸福的人……”（编者注）

㉑ 新荷兰就是澳大利亚。

点不感兴趣。旅行家富兰克林^①说起，在里卡拉斯人那边，丈夫和兄弟把太太和姐妹借给外乡人看成体面事。我在居维耶^②先生家里见到过富兰克林队长。读他的真实故事，我可以得到一刻钟的娱乐，但是不久我就想着别的事了。这些里卡拉斯人和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仇敌不相同。也就是为了这同样的理由，荷马和拉辛的英雄、阿喀琉斯们和阿伽门农们，对我就开始属于阿欠类了^③。的确许多我的同代法兰西人以为自己喜爱这些英雄，因为他们以仰慕这些英雄引以为荣。至于我，我开始抛弃所有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虚荣心上的成见。

我爱描绘人心的作品，不过是我相识的人，不是里卡拉斯人。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虚荣心，炫耀的欲望象费内斯特男爵^④讲的，在法兰西给人们的行动，特别是行动的动机盖上了一层厚幕。虚荣心在意大利性质就不同了；我说这话，我有荣幸对读者

① 富兰克林(1786—1847)，英吉利的一个探险家，主要探险地区在加拿大西北一带。他写过两本关于他探险的故事的书。

② 居维耶(1769—1832)，法兰西著名生物学者，古生物学与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

③ 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古代希腊传说中的英雄，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就是演唱他们远征的事迹的。拉辛(1639—1699)的悲剧没有例外地全拿外国古代英雄做主人公。

司汤达对古典主义下了一个讽刺的定义：“提供给人民一种尽可能使他们的祖先得到最大快感的文学。”他赞美古代希腊悲剧家，因为他们帮同代人民得到最大的快感。但是今天模仿他们，“以为这些模仿出来的作品不会叫十九世纪的法兰西人打阿欠，就属于古典主义了。”（《拉辛与莎士比亚》）

④ 费内斯特是《费内斯特男爵奇遇记》（一六一七年）里面的主人公。作者是法兰西讽刺诗人欧比涅（1552—1630）。他在这部小说里面攻击宫廷生活和罗马教会，嘲笑一个有野心的地主，喜欢“炫耀”，几次进京求官，终无所